

晨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五月)

8

晨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五月)

8

影印者说明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时，即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把第七版改出四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着重宣传新文学，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一九二五年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为了便于查阅和保存，这次影印将原合订本缩小为十六开本，分装为十五个分册。

晨报副刊 （第八分册）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影印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册定价19.00元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晨報副刊

十 四 年 一 月

晨報出版社發行

晨報 六 周 刊

卷頭語

論文

中國人的大教訓
智識階級之責任問題
中國之財政問題
德國之農業計劃
蘇聯之法律與道德
廢除限制與道德之關係

專著

相對論之根本原理
原子論之構成
最近生物學之問題
梅毒之預防及治療
公共衛生之重要
北京商店之招牌

國學研究

今年中國學術界之發展
易經心理學觀之人物志
古史補遺
策算淺釋

文藝評論

藝術與生命
新浪漫主義文藝之勃興
詩之反柏拉圖主義
羅倫底百年紀念
法蘭士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

◆名家傑作卅餘萬言

◆中西名畫一十五幅
銅版鉛版四十餘面

記者

胡會仲	張君	湯鶴	劉海	陳展	汪玉	楊鴻	甘盤	張耀	陳第	林樸	趙士	翁智	費鴻	曹任	文元	章周	林南	白爾	周格	劉建	馬寅	羅文	蔣夢	雅爾	湯爾	
適鳴	譯	勵	逸	雲	堂	震	烈	仙	翔	聯	年	卿	龍	鍾	年	遠	模	琛	人	幾	特	侯	鈞	幹	麟	剛

小說

台特希教授
「我這件事對不起他！」
小馬利

戲劇

安娜
秘密屋月夜
小詩
十月廿三日的日出
「叫化活該」
「古往今來」
「為尋一個明星」
中央公園中的柏樹

詩

痛苦中的小頑意兒
哥哥！什麼叫藝術？
真哪拉！
第十屆全國教育討論會談話問題通略
清室優待條件之我見
擬編「中西回教三教首表」意見書
我對於新聞記者之希望
最末頁

插畫

黃子久溪山圖
王石谷山水
張玉川山水
「月升」
「弗洛勒爾少婦」
清宮之一瞥（八幅）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法國畫家比尼作

記	白陳馬王後林錢徐梁	劉徐徐徐胡胡胡	曹	一瑞西
編	叙兆覺曲稻志啓	廷志志志	靖華	澄
者	飛恒倫榮譯譯原摩超	芳摩摩摩適適適	譯	葉棠譯

附三希真蹟

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清高宗著收於三希堂法帖中，三希之名，即由此。拓本雖久傳世間，而其真蹟則藏諸內府，非吾人所共睹。革命後，修君輯先由清室假出攝影，以其影片出售，然仍未備供好者徵求，亦憾事也。本報六週年紀念，發行論文集，特以此影片用珂羅版製成三幅，附於論文集刊布之。庶此希世之珍，人人皆得覽玩。至其筆墨之優美，墨跡與拓本之不同，則無俟贅述矣。

每份三幅，定價一毛五分。附「晨報六週年刊」發售，不取費。

每册定價大洋八角，現在特價，只售六角。外埠寄費八分。郵票代洋七十一分

南來初年的軍費
『批評與罵人』(通信)
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出版
定郵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張敬海 胡適

文學旬刊

第五八號
日五月一年四十國民華中
刊副報晨

記吳泰然君之死

王統照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盡是豪英。長溝
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
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
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這一首宋詞，是今年初夏我在前門外某處借
寓時爲一位朋友寫的。那時正是輕暖微寒的時候
：案上開殘的將離花，餘香散散，在燈影搖搖
之中，一切都在靜默，寂寥。記得他要我寫一首
詩，我說：『前幾天剛爲你塗了一把竹簾，爲
甚麼你又要我寫一把？可憐我這信手塗抹的字迹
竟遇到你這樣的賞識，難得，難得！』

『笑話，』他將琥珀杯的墨色眼鏡取下來笑
着答我：『不是，……我往後每一年找你寫一把
扇子作個紀念，……你隨意寫罷，沒有詩，抄錄
舊的都可以，……快快。』

我便將架上的樂府新聲取來，檢了一首短詞
，匆匆揮完。他拿在手裏，一邊搖動着一邊重複
讀去。『啊啊……好句子！二十年來除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不錯，有味的很。

劍三，我們二十多歲的人，方才能賞識這其
中的趣味；人還不是鬼混？甚麼，……都是鬼事
！十年來浪迹萍蹤，只不過如此，……此身雖在
堪驚！……！

我聽他說這幾句「感慨係之」的話，本來

平靜的心情，也頓時覺得惘然，但我只管拿書
本子微笑着道：『不錯吧？……我這的文詞總是
好的，……呵呵！』

正在談話引起緒緒的時候，僕人將晚飯開來
，我的書案上尚有半瓶紫色微醺的勃蘭地，我們
便對飲着。說些過去的事，朋輩中的狀況，與
一些有趣味的故事，直到將近中夜，他才走去
，臨行時還說：『我還希望暑天之後再回北京
，大家聚聚談談還快活些，但是有合適的事情，
我決定不南歸的。……』

啊啊！這是這把舊扇子的歷史，這是我的筆
友的遺痕，這是一個人間不幸者的死後紀念物；
這是他死後我從他那灰塵封滿書冊的屋子中
檢回來的！……泰然，你的矗立的影片高懸在你
的屋子裡，不知你的靈魂曾否知道我及將我爲你
寫的扇子取回？……人間，時間，苟手其生，茫
乎何往？你二十七歲的苦生活便從此盡散煙沈！
你的豪邁爽快的性情，過思俊發的才氣，便都
隨了你那放浪苦痛的屍體長埋在城南風墳中的一
株榆樹的枝底，——在這樣風聲雪重的掩沒之
中！

The hope, the fact, the jealous care.
The exalted portion of the pain
And power of love, I cannot share.
But wear the chain.

我重記起擺盪的遺詩，不禁淚痕與聲俱下。
泰然——他是那樣的俊爽瀟灑，卓然不羣；

他是那樣的充實，沈著，思想卓越，但並非不是
空幻虛渺，微如輕煙，滑如朝露；他自十三歲離
家遠出，經過了十四年的浪遊生活；漢陽城頭的
簫聲，黃岡水上的月影，風沙漠漠的北京印迹，雲
樹蒼茫的衡陽故居，一切的一切全在他死時呻
吟的慘聲中銷滅；何況由他的性格學識中所顯示
的，所隱含的在一時反映於我們心版上的，似可捉
摸而不可捉摸，似能記憶而不能記憶的理智上的
認識呢？死則死耳，如同開明先生的主張：『或
者捨不得人世的辛苦，也是以時人留戀這個塵世
罷。』似乎死還有甚麼可悲，也沒有甚麼可感，只
是如蠟水在火爐上沸騰出聲的平凡，待至火滅烟
消，自然微聲隨之俱死。我們爲何讚歎，爲何欣
賞，更爲何悲痛，感憤，不能自己？……哦！將
這些玄機妙理的解答請那別人去專門研究，——
但我念及死友，却不能不使我揮淚遺詞，寫出我
伊鬱的胸懷。

泰然是這樣傳習簡單的一個人。他家在衡陽
之南的會同，恰當湘西與貴州的來回孔道。而是
亂山重疊，水流如箭的地方。他自十三歲離家到
武昌去讀書後，來轉學北京，近二年中曾回其故
里一次。而他的老父因做木排生意失敗，轉勢成
疾，死於江中的帆船上，那時他是一個人隨傷在
側。船未抵家，忽遇匪劫，將他拉在深山中了
四十天的非人生活，好容易土匪招安，他逃得出
性命，運他的父親回籍，遂即重病一次。這時他
的不幸的家庭，已經拮据萬分，家中只有他的老
母別無一人。後來他重復回京，還是親戚給他的
上的路費，然而剛好一年有半，遂將舊病發
：心臟的損傷，熱病的轉劇，下部的麻痺，肺病的
利害，終於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五點四十五分
死於中央醫院。

我不是爲他，——這不幸的朋友作傳記，自
然不必多叙，但我覺得他死的是這樣奇怪，這樣
虛空，這樣令人黯然神傷，索然氣短！
他的死，飲酒的過度雖然是一個原因。記得
他在今年元旦寄我的信上說『今年又值除夕，
有人約我至其家度此晚年，我皆拒絕。計畫中錢
除付還公債債務外，只餘六元餘，將何以用之？
日暮天寒，攜手赴六必居購得白燒十瓶，用錢五
元。聚歸在爐畔獨酌，傾刻已盡二瓶，醺然倒臥，
並不知有爆竹聲也。即明日何以消遣，更未計
及。……』將及黎明，由夢中醒來，開隔室有人喧
嘩作『收猪奴戲』，販履往博，一擲贏錢十一元
，即不復再，又回室高臥矣。……』這是一個證
明。他自己在去年所作的『南滿紀』中曾說，
在辰水舟中，他的老父臨死時，尚諄諄囑他少
飲酒保身爲要。……自去年冬初，他重復回京，我
每同他吃飯的時候，他說我喝酒太多，但我幾年
來也勸他少飲。——別人也替他擔憂。但他好這
樣喝酒也是有所爲而過，不但這一節，他北京
最好看戲，往往半日的工夫常磨磨於歌場之內，我
們都知道他不是向此中沈溺的人，但他的狂態，
他的心懷，却向此中宣洩不少。人在社會中講禮
法，講規矩，講秩序生活，誠然不錯；當在四兩
花影如潮的時候，當在楊柳樓上芙蓉夜月時候
，當在酒綠燈紅悠然自得的時候，是可以這樣說

歸歎 實價一角五版將寄
北京晨報出版部寄售

件處 黃化門陳兒同宅 琉璃廠文
發售處 發行所 天津法界二號 各一
增訂再版二編 戰後各新法書二編 各一
增訂再版二編 戰後各新法書二編 各一
發售處 發行所 天津法界二號 各一
增訂再版二編 戰後各新法書二編 各一

送贈大
國馬克票百萬元現值
不多將來很有希望

本號目錄

記吳泰然君之死	王統照
中國詩學大綱第三章	楊鴻烈
無題	E E
除波	王衡
別我爹娘	周靈
愛之力	劉永安

外面回來不久，我委實沒有存下。若是，無論如何，我決不吝惜，你們不信，請你們自己去搜一搜，便知道這話是沒有謊的。」

那些兵士說：

「不行！不行！沒有錢，說甚麼都無效。不然，我們有的是刀！有的是槍！費不得多少事，不過一粒！」

他這時聽見說一粒的話，便揮着老淚漣漣的說：

「我的親爹呀！我若是如前些時的富足，我聽得前爺們要甚麼，我就可以供給甚麼。於今呢，真真找不出錢來！」

那些惡狼般的兵士齊道：

「你沒有，你的兒子難道也沒有？你的兄弟難道也沒有？你的族人難道也沒有？你既然沒有，何以有這比人好的屋宇住？何以有這比人好的衣服穿？你們這些守財奴！生就了這性質，籌餉委員要三千也有！要八百也有！那邊山上的一股土匪，向你們各村借糧，你們敢不送去吧？就是今天我們向你要，你就沒有了！豈不是怪事！不快拿錢，便打一頓，給你一點苦味嘗嘗！」

老着這時低低用手作懇求道：

「副爺！你聽我說：我的大兒和四兒，這次因為戰事發生，我帶起他們出去逃難，走到大名府，因為時疫，一個病死了，一個跟我到河南，被軍隊拿去挑運去了。那第三的，守着家，那聽得戰事清楚之後，我回來，不但屋宇毀壞，田園一空，就是我第三兒也不知下落！第二的從軍，當一個連長，這次戰事，又不幸被敵軍用炸彈從飛機投下炸死了。我的兄弟，他們都逃難沒回家中。所有一切，都被前次住在這裏的軍，搜得甘甘淨淨；他們怕地下埋着有銀錢，把地下掘了三尺來深，其餘柱子板壁縫裏，他們都找完了。現在我們這村裏，家家祇存着四根柱子與幾扇磚壁的房子，但要尋錢是半文都找不出！你們要錢，固然知道是想像回家的盤費，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族人是我同我塊兒同來的，我知道他們是比我窮窮得要命，我又何必去問他們借錢，然後纔知道！沒有呢總之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同胞，有就大家用，設有是沒法，我的親爺們，你們想想我的話，放了我這條狗命罷！」

「真囉唆，真囉唆，我們又不是來給你清算，媽拉的！不打是不出錢的。我們沒有聽着你所說的話！別要換，再遲，非打不可了！」

這些兵士，一邊說，一邊着人到處搜，祇搜得些不值錢的物件。一個村落裏，家家搜到，果然不見甚麼物品，這時老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紫青色的被恐怖中的顏面，在炎炎烈烈的火把下照着，如木雞似的站立着，如死灰般的冷散着，如枯木般的發着，死神正在空中唱着迷夢甜之歌，在那裡揮着白霧紅霧，使他眼觀中瞥見一種如電光閃爍似的光線，如化學家試驗着鐵的揮揮。他的靈魂，似乎離了軀殼。那些兵士，猙獰地睜着眼睛，倒持槍柄，向着他背上狠命的衝打幾下。他這時咬緊的牙關，顫顫地由嘶嘶的喉嚨中吐出，那種令人不忍聞的聲音，震動了披星夜之外套的宇宙。他偶然一斜眼，向右邊遠遠地望過去，在火把的光照之下，瞧見一個面目認識的兵士，他如在夢裏的驚醒，疾疾地呼道：

「恩原！救我！恩原！快來救我！我們是同住在十里內的同鄉呀！」

那持槍被也認識的兵士，驚慌地認識了他。他踴躍了一回，於是毅然地走上來的向家散逃的兄弟道：

「你們放了他們！他是我十里內的同居的，我曾有一面之識呢！」

那些兵士到這時，見錢真的沒有，打他也沒有用，落得送他一個順水人情，順就給他放了。他這時如籠中的鳥兒，出了這狹窄的籠，如小小的游魚，漏出了罟罟，如擱着暗礁的海船，得脫了危險。他這時對於乘敗逃兵士，一一道了謝。

惟那被認識的兵士，却默默的站着，心中由奸狠的陰謀的心理上，動了殺機。他怕的是將來被他說出去，便永永不能回家鄉去耕種。報呈官廳，便一生要被緝捕，我擔掠得銀錢，無論多少，總不能帶去，資產立業。我們當兵，原是想升不着官，便發注洋財罷，於今他是個有能幹的人，並且是個族長，若放了他，把這消息傳出，我的命運還有嗎？我的回家還有可能嗎？不！不！不！不做，兩不休！就是照我心想的計畫罷！他這樣想定，看那老着，一回頭的時候，他把手一舉，做了一個暗號，那些兵士是他一夥的，便明白了，便把站在老着那邊的走散到兩邊。那老着猶是喃喃說他的苦楚，說時遲那時快，這被認識的兵士，向他背心抽箭，只聽得陣的一聲，老着便向前撲在地下死了。他們這些逃散的敗兵，也如鴉飛難難，各各負上槍兒跑出了村落，東西各走各的。這村落在這夜裡，恢復了先前的寂寞，淒涼的空氣，惟是多了一種火藥的氣味和血腥。

到第二天早晨，那山谷間出來的慘淡日光，依然照着斷枝的樹木，露出前次砲彈的傷痕。那山山的軍隊，依然一堆一堆的隆起。幽慘的愁雲，依然一羣羣地拉開在空際。虎虎地吹着的寒風，依然陣陣地過去。但是這被彈衝倒的村落，先時一個，現在却有兩個在連山谷裏點綴。那陣陣透出的戰後山谷情景，在宇宙中懶懶地現着，使詩人走過，不知有何感想？

(完)

周雲均

別我爹娘

愛我的真過於爹娘，

我如何的孤負了他們的心腸，

別此父母之邦？

臨行，爹娘於呼喚早還鄉，

不知風雲亦變化無常，

我只努力於人事，莫成虛想。

為爹娘的，見兒在外總寄傷，

怕沒了兒把爹娘放在心上。

其實兒又何嘗不念爹娘？

只是天各一方，

恨不得朝朝暮暮不離爹娘的身旁。

年來艱難困苦，總已飽嘗，

忽聽得爹娘說我又要離別故鄉，

我心中雖悲恨，眼中雖含淚，自不敢露點愁模樣，

怕也累得爹娘感傷。

臨行，在家中前後後走，不走向何方？

已離了故鄉遠處的，猶展展回頭望，

似如此的情懷，誰與商量？

我今後最難堪的，是飄流在南洋，

不知一兩月，二三年，重返故鄉？

更有一事最恨在心上，

畢竟何時能報答我親愛的爹娘？

劉永安

愛之力

在一個秋天的日落時分，我趕上歸故鄉的路程

是為了我的愛人。

剛我跑上了有目的地的三分之一的路，黑影就一

層層厚一層的來臨，圍困。

但是我很快放亮了一顆希望的火燭，只是極同力的走着。

緊走慢走間，在我前面排着的那個殘缺而暗淡的

亦將欲墜的月兒，此時却射出了灼目的光線來；

並且有無數小星亦在閃閃的放着光茫。

而且該是淒涼的秋風，吹來的也只是一種溫潤。

近枯的草枝亦活潑翻地飄着，似有甦醒的樣子。

我心底的——我靈魂亦正在和愛人擁抱着。

我為愛而來

一切全為愛！

晨報社叢書第六種

小說第二集

△一册五角 郵票代洋五十八分

△寄費五分

鄧拙園啓事

拙病喉經歲簡出深居養病之餘勉事

譯書資生術拙惟倚書畫時間精力常覺

不敷今敢與 親朋約書畫講談悉依潤

現代評論 第四期 目錄

一、論，皓白，石亭，王世杰

時事短評

國民會議的先決條件

小小日報出版預告

十四年一月九日出版售價一校

晨報副刊

號一第年五二九一

知識階級的新使命

丘景尼

又開始用十四年的新歷日子了，我國自命為知識階級的人們，還在那兒昏昏沈睡，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對於時代重壓下的呻吟，和矛盾生澀中的煩悶，仍舊因循着沒有解決的勇氣，恐怕儘管如此下去，永久也掙扎不起來了。耐不住煩悶的苦痛，徒然呻吟悲呼着，只不過暴露自己的脆弱罷了；不去奮鬥，只怨着別個階級太殘酷，那末，乞丐罵人缺乏同情，也不可說不是頂漂亮的一個理由。

我對於中國知識階級的新希望，並不是像人家一樣，望他們去革命和有堅強的組織。然而我未始不希望知識階級革命，我更希望知識階級自己革自己的命，我未始不希望知識階級有堅強的組織，我更希望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結合；我這種希望，實在用不到我來說，自命為知識階級的人們，若明白自己的身分和所處的地位，早就該有澈底的覺悟。但是今已開始用十四年的新歷日了，他們還在那兒昏昏沈沈，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真可謂太盲目太無知了。

最沒有自覺的一種事，莫如他們自稱爲知識階級以別於其他階級。這種名稱，其概念之曖昧，真是窮無僅有。試想那一種階級沒有知識者，若說知識階級是各種階級的知識者之集合團體，那也就更屬荒唐滑稽了。可憐自命知識階級的人們，

對於實際生活上之奮鬥力和持續力，既遠不及勞動階級，而威權和金力，又遠不及資本階級，獨有虛榮心和利己的個人主義，却比誰也來得大。

從全般社會的機能上看來，所謂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實在沒有兩樣。何以呢？因為以地位的優劣分類，社會上不過兩種階級：第一階級，所謂處於指揮者或支配者之地位的，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威權階級，或資本階級（實在這個名詞也不安得很，）第二階級，所謂處於從屬的被支配的地位的，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勞動階級。勞動階級中間，又可以分作兩類，一種是狹義的勞動者，就是筋肉勞動階級，還有一種，就是知能勞動階級。筋肉勞動者，除實筋肉的勞動力與第一階級以外，沒有別種的生活手段，知能勞動者，除供獻他的知識和技能以求得代價外，也沒有何種生活手段。現在一般人所稱為知識階級的，概言之，就是指這知能勞動階級而言。

倘我上面的分類沒有錯誤，那末，現在所謂知識階級，他們的地位和利害，與前因勞動階級實在沒有兩樣。既然同地位同利害，何以我們看上去好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兩個階級呢？據我想來，這也無非是一種傳統的偏見有以致之。何以呢？因為在一種知識商品供給缺乏的時代，有知識的人往往能够到較高的地位上去，同第一階級的人一樣，也可以指揮一切，這種的虛榮，一代一代的傳下來，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忘記了本來面目，也就使那自大起來了。在這個時候，他

們自願爲優秀分子，且以爲社會的繁榮，是他們的原動力，一切的文化，是他們的創造，而一般社會對於這種人，也不知不覺生出了一種尊敬的迷信。

然而生產和需要是相互爲因果的，當這種知識商品製造極容易的現代，生產過剩的現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知識階級的失業，也是當然的結果了。他們既沒有資本和權力的武器，又無筋肉勞動者的鐵腕，可以自食其力，然而對於自己的地位，又仍舊毫無覺悟，還要自詡爲社會之最高指導者；爲這種的虛榮心所驅迫，於是遂不得出於人格賤淫一途，以冀微俸於一得。萬一際遇良機，又不自覺的趾高氣揚起來，對於自己從前智能勞動的面具，早已棄之如敝屣，且自以爲現既居於第一階級支配者之地位，當然不能再和第二階級的人合作，於是更從而惡意應用他們的智能，對於第二階級的人，加以種種巧妙的手腕，和殘酷的壓迫。這種的現象，遂使第二階級的內部，成爲永久的崩潰，而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亦遂成爲永久隔離的一條鴻溝。智能階級，本具有溝通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的使命，今他們反興工動土，在二者間鑰起不可逾越的高牆來。我們追溯古今的歷史，就可知屢成這種嚴酷階級制度的由來，智能勞動階級，雖不是其中的禍首，也是助桀爲虐的副兇。

柏拉圖的國家論，也曾把國家的組織，分作三個階段。就是最高為智者階級，立於統治者的地位，其次為武士階級，最下為農工商階級。我們從表面上看去，柏氏此種身分階級的國家說，似乎也是贊成階級制度一流的論調，然而根究他的真意，始知決不如是。因為柏氏承認國家的目的，是在求得唯一的道德觀念，所以國家組織的第一要件，完全在教育個人，使他們去得到有德的生涯。換言之，即個人道德生活的全體是國家的

最終的目標。不過他這種 Utopia，始終沒有實現，僅僅是一個 Idea 就是了。但是回過頭來看現在的中國武人，反居了第一位，所謂本該在第一階級的智者，到做了從屬品。我想這種極惡現狀，若叫柏氏看見，一定說中國人的墮落，已經到了極點，除永久和 Idea 絕緣外，決沒有第二種辦法了。

讀柏氏的國家論，可知人們唯一的目標是饒幸，然而回顧現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的不饒幸，直到了如何程度？人格的衰亡，真是智識階級破產的宣告！無怪創世紀上說：人自從吃了開知識的禁果以來，就被神逐出天國的樂園，而永永久久墮入苦痛的人世。然而我們既天生了我兩隻腳，自然想走，會走了自然想跑，有了腦不去想是做不到。這樣看來，知識的罪惡，還是用知識去救濟罷，這也是醫學上所謂一種等質療法呀。

知識階級應該教他去丟掉那種傳統的自負心和虛榮心的時期，已經到了。趕快把昏迷眼睛睜開，看一看自己國有的地位罷。要明白你們唯一的新使命，是在你們仍舊回到國有勞動階級的營陣裏去，守住你們共同的戰線，做一個勇敢的戰士，再不要在那兒昏昏的沈睡，去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了。

六 目 録

天才的研究	丘景晨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郝耀東
小品六章(五)慕	陳東原
桃露似的梨牧鄉	郭沫若
回首	田樟之
	萍若

「批評與罵人」(通信)
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出版
定報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張歆海

歸歟 實價一角再版將罄
北京晨報出版部寄售

增訂再版二編
 譯著各書
 戰後各國新憲法
 第一編
 憲法論叢卷一
 憲法學會
 出版部大書局
 天津瑞芝閣等
 各一圓
 五角
 代售各

贈送大美人畫壹張
馬克票百萬元
此種馬克
現雖值錢
不多將來
復有希望

洋還要遠點。一望呢，真所謂「土城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胡適之先生認為豆腐乾式的井田制，一塊一塊的放在眼前了。河渠，橋梁，田舍，水門，溝澮……密密麻麻，排列得像棋盤子一樣，多麼好看！田中的棉花，玉蜀黍，高粱，長得非常茂盛，正在開花，抽絲揚穗。所經過的馬路寬約二丈，建在堤的上面，與河渠平行。路旁的楊柳，一路隨着我們，被夕陽映照，現出嫩綠的金黃色來，南風有吹着，又唱出美麗的歌聲，都表示她個個是，和歡迎我們的意。那時我身體心靈都覺着涼意，出神地聽着，忽然隨的一聲，一輛天青色的長途汽車，從前面轉彎的地方，飛也似的駛來了，把我一驚。哦！這是交通便利所賜我們的。過了一陣，又經過海復鎮——蘇牧鄉的市場——有碎石鋪成的馬路，有高大宏壯的舖面，有維持治安的警察，有小菜場，公廁，電燈廠，長途汽車站，郵政代辦處，公濟典，自治公所……「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不特內地的鄉村市鎮少有，恐怕許多縣城也沒有如是幸福。蘇牧鄉，可惜你太小了，容不下許多艱難困苦的人民呢！

海復鎮距離公司還有二里多，車仍繼續進行，出了鎮之北口，過河到第二堤上，縣道最東的一段，氣象更不同了。路旁排列許多廣告牌，縣道里程表，長途汽車價目表。路身寬約三丈，比從前所經過的更為修潔。旁邊第一排是冬青樹，修剪得像一團球，頂上出了許多白花青子。第二排是楊柳，高約二丈，粗幹長條，表示他年深久遠。再道是灌木叢落。離落外面種植許多紫微，石榴——二種都在開花——桃，李，烏梅。籬下栽有金針，楊子，六月菊，香茅……等草花。與上下相掩映，深紅翠綠，淡白嫩黃，那不是一幅圖畫麼！加以路旁河水的倒映，落花隨浪的飄零，鴨鵝從中的喧叫，這是我夢想不到的佳境。「夥

噠」四川話——「噯呀？」——江南話——我的同伴G君若忍不住的叫，我心裏默默的也隨他們說一聲，「真不錯！」

「先生，快要到了，那邊樹林密密地一大院房子鋪上紅紅的，那就是總公司。」車夫向我們說。我們抬頭望了一望，果然那重大房子快要到了。距大門還有幾箭路的樣兒，我們就下來把衣服整理一下，拍拍灰，將校中的介紹信和自己的名刺拿出來，一直到了公司門口，莊嚴而雄壯，投給門房。請——會總賬房——沐浴——吃飯——休息——睡覺——做一個游桃花源

回首

萍若

我家從簡陋的茅廬遷進古舊而龐大的幾代相傳的老屋的北院，是在秋節的前幾日。我進了那裏，心坎上忽然發生了無限的，說不出的，新的快感，大約是因為這老屋在我們家族中是佔着重要位置的，而我又是在長育在茅廬裏的孩子；還有一層顯明的原因，便是老屋裏有大爐和么嬌兩家同住着，兩家的孩子們大都是和我玩得的。

秋節過去以後，我漸漸的感到不可幸免的危險了，因為村裏的老師定了二十二日開堂，到那時父親是要督着我去的。看着眼前這樣快樂的景象，却生出的要我搬了去，口裏雖然不說什麼，小小的心靈已十分的難受了。許多同伴的孩子仍是一直高興的玩，對於我的傷感一個也不會來發覺，更不能希望他們給我的慰藉了，於是我又深深的感到孤獨。到了開堂的日期，我便哭喪着臉，提了書箱，給父親監督着上學堂去了。

一天下午我散學回來，院裏的同伴們一個也找不着，祇得跑到么嬌那裏，看她的收拾屋子。

「你將這些屋子移空了，是要個給別人來住的麼？」

「是的，九舅要搬到這裏來。」

「是素姑娘的家麼？」

「是的。」

「那麼，素姑娘也要來的麼？」

「是的，素姑娘也要來的。」

「多久才來呢？」

「不久了，我將這些弄好他們就要來的。」

我心理忽然快樂極了，我說：「么嬌，我也替他搬一些罷！」一邊讓她們搬着家具，一邊細細的想。

我看見素姑娘是在么嬌家的姐姐出嫁的時候。那天午後，我在學堂向老師撒了個謊，說我父親叫我早些回去。老師准了我，我便悄悄的換着山麓樹林邊一直走向老屋去。到了那裏，我姐姐已經先來了，她問我：「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呢？誰是送來了？」

「誰是送來了？老師叫我們走的，因為他頭痛了。」她還問了我幾句，我紅着臉不和她說了，使氣的將書箱擲在她面前，說：「你給我帶回去罷！」便一溜煙跑回屋子來。

找着了那一夥同伴，他們說：「到外面起房子去了。」我說：「不行，我是不去的，怕我父親看見了我。」商量了一會，結果依了我的提議，在屋裏收拾新姑婆的事。彼此七手八腳的將客堂的椅凳全搬到廚房去，先將新房佈置好了，剩下的器具也來做個小客堂，一個同伴將平時做就的花籃拿出來，從新浸了水，便「嗚嗚」的吹起，派幾個到廚房裏去偷了幾樣菜來做我們的酒席。什麼都預備好了，我忽然想起，向他們說：「誰做新姑婆呢？」大家遲疑了一會兒，么嬌家的堂弟說：「去找素姑娘來，要做她。」我們都贊成了，便叫堂弟去找去。一個說：「新姑婆是我做的啊！」我說了看着大家。一個說：「你做倒要得的，但是你臉上的鼻涕要洗去才好，那個新姑婆像花臉貓呢？」大家都笑了。我非常高興的跑到廚房去，找着帕子擦臉。

素姑娘是昨天才來的，我還不會認識。很快的擦了臉出來，她也來了。她穿着淡綠色的衫子，小小的臉上面擦了些粉，又染了兩圈燕支在兩邊腮兒上，眼珠清靈靈的，薄薄的嘴唇微微的顫動着，她見了我們，很不好意思，俯了頭，細聲的問：

「叫我來做什麼呢？」

「要你做新姑婆，做不做？」

「不……」

她身子扭了扭，頭也隨着搖了搖，轉過面去，要走了。我趕快向堂弟丟了個眼色，一隻腳在地上蹲了一下，悄悄的說：「你勸勸她罷！」

走近她，笑着臉向她，說：

「不要緊的，你做新姑婆，好不好？」

「不……」

她回頭來看了我們，我們也都看着她，她又低低的俯下頭去，慢慢的走了。我們祇眼睜睜的看着，再沒法叫她轉來。

我覺得失望極了，她那清靈靈的眼珠祇顧隱隱約約的在我眼前直晃，我也低下了頭，不說什麼。他們也都帶着沈默了一會兒，便彼此抱怨着將椅凳搬了轉去。

幾天以後，么嬌家的喜事完畢，素姑娘便和她母親一塊回去了。但是她那雙清靈靈的眼珠却仍深深的留在我心裏。後來我問清了她是么嬌的內侄女，她的父親我稱做九舅爺。

這時么嬌告訴了我素姑娘將要搬到這裏來同我們一塊居住，我心裏忽然快樂極了。一雙清靈靈的眼珠又鮮明的在我眼前亂晃起來，腦子裏便很快的翻湧着許多將來的，快樂景象的幻影。

「怎麼你又將這個回復拿了轉來？不是給你說將他搬到這邊去嗎？」這樣驚異的這樣問我，我忽然驚覺笑了。

現代評論

第四期 目錄

時事短評 一涵，皓白，召亭，王世杰
國民會議的先決條件 吳稚暉

小小日報出版預告

十四年一月九日出版價一校
社址 興仁寺街乙字二十一號

鄧拙園啓事

統怡病喉經歲簡出深居養病之餘勉事
不數今敢與拙拙惟倚書畫時間精力常覺
不敷今敢與拙拙惟倚書畫時間精力常覺

晨報社叢書第六種

小說第二集

△一册五角 郵票代洋五十八分
△寄費五分

胡適
「批評與罵人」(通信)
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出版
定價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張敬海

晨報副刊

號二第年五二九一

天才的研究

郝耀東

(二)天才者的自述

我們常聽人說「惟天才者能知天才」，所以我們現在要問那天才者領教，看他們對這個問題有甚麼見解或經驗。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學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 Edison)說「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神，百分之九十九是血汗。」一天有一位他的同事談到他的天才，他說「不要胡說！我告訴你天才

是辛苦工作，百折不回和常識。」他又說「普通知識，是想像之本，真想像像，人與動物無異。」牛頓說他的發明由於常識思想所致。法國大哲學家巴爾方說(Balzac)「天才不外一種延長的忍耐性。」美國大哲學家杜威氏(Dewey)說「天才實不外一種不隨習慣的認識能力。」

據以上各天才者的自述，似乎都不承認他們得天獨厚，不過歸功於專心致志和堅忍耐勞等特性。但是我們要曉得天才者因有這等特性，愈能發展其天才，並不是說人人都可因堅忍耐勞就可變為天才。據美國心理學家施塔爾(D. Starch)博士調查，美國大學三四年級學生所感求學的困難，百分之五十六是由於不能專心致志，可見專心致志，亦非勉強可以學得。但是天才者並不限於

一種才能，乃由多數特性集合而成，所以我們不能說專心致志或堅忍耐勞就是天才，對於天才者所說的話，不能完全承認。

二、天才的測驗
要研究天才的方法，約有三種：(一)死後解剖研究法，(二)生前研究法，(三)智慧測驗法。

(一)死後解剖研究法
這個研究法，就是將天才者死後解剖，推算他腦質的重量，與常人腦質的重量比較，看就輕重，以定腦質與智慧的關係。據施皮滋加(E. C. Spitz)的報告，常人腦質的重量，平均約一千三百六十格蘭姆，一百餘偉人的腦重，平均約一千四百七十格蘭姆。偉人的腦質，似乎比常人的腦質約重一百格蘭姆。但是我們要曉得人的智慧的高下不完全與腦質之大小成正比例，因為腦中神經細胞，僅占百分之二，其餘則為血管，流質，和纖維質。且神經細胞的排列和機能，亦與智慧有關，故不能僅以神經細胞之多寡，定人智慧之高下，其理甚明。

(二)生前研究法
這種研究法，就是搜集歷代名人的傳記歷史，或調查生存在名人的履歷事實，為歸納比較的研究，於多數事實中求根本的原理。最初用此方法研究者為義大利學者朗布魯梭和法國學者穆得等，專搜集歷代名人遺聞佚事以證明他們的「天才瘋狂」學說。但這種研究法，流弊頗大，近世學者批

評他們的證據，是選擇得來的證據，不合歸納的邏輯。

其次用統計方法研究天才者有英哲戈爾登(F. Galton)他對於天才問題，有三種重要出版物：(1)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2)英國的科學家，(English Men of Science) (3)著名的世家，(Noteworthy Families)戈爾登的重要論點，就是要證明天才出於遺傳，故拿各種名人的家世歷史來作證據。此外又有瑞士學者蓋道爾(Candolle)的科學與科學家的歷史(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英國學者愛德士的英國天才的研究，(A. Study of British Genius)法國學者奧丁(A. Odin)的偉人的天才，(Genes des Grands Hommes)美國學者伍至(F. A. Woods)的皇家智識的遺傳。(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施達(A. H. Yoder)的偉人孩童時代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Boyhood of Great Men)嘉太爾(J. M. Cattell)博士的美國科學家，(American Men of Science)等。這些著作，都不外根據傳記或調查，用統計歸納的方法研究天才者的家世特性和環境。因研究者的見解和徵集的材料不同，所以他們的結論，亦不一致，或偏重遺傳，或偏重環境，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其詳細論證，容後陳述。(本節完)

無限性自由的經路

景尼

——酒，戀愛，宗教——

人們的意識發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每覺到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壓迫，對於這種壓迫，我們想從人生的事實上說明他的由來，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這種煩悶的本身，就是人們求自由和想打破有限的存在去得到無限性的投影，至於

果真有沒有自由，果真有沒有無限的境界，這種事雖超出人們意識之外，但是人們時刻要打破現在，也就是所以煩悶的根由。

求名求利以求求藝術的安慰，沒有一件不是受了這種煩悶的驅使；所以名利藝術等等的滿足，可以說是煩悶的變形物；然而煩悶一經變形物之後，又是有限又是不自由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有名聲地位的人，仍舊脫不了煩悶，不獨脫不了，而且還要一重重的加多。

要醫治這種心靈上的苦惱，到有一樣藥，不過他的效驗是一時的就是了。這樣藥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用：詩人也好，藝術家也好，俗人也好，宗教家也好，真是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的一種萬靈散。——佛家叫他做般若湯，就是我們普通人吃的酒。要做超人不可不嘗此味，因為他是無限神祕的一種象徵。

美人禁酒，於此可見他們是一種不瞭解神祕詩趣的國民，而且是現代機械文明的代表。

酒有宗教的超越，和詩的神祕，近代散文式的人們不能領略他，都緣他們缺乏宗教性與詩趣的緣故。你們看平常無論如何就說職業的人，只要灌下三杯般若湯，就可變成一種不同的人物，把向來的面目，都一齊撕碎。在這個時候，因為他第一能超出我的境界而得到空間的自在，第二

目錄

- 天才的研究(二) 郝耀東
- 無限性自由的經路 景尼
-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陳東原
- 桃源似的牧歌鄉(三) 田俾之
- 小品六章(六)白髮 郭沫若
- 回首(二) 萍若
- 「我只合獨葬荒丘」(下) 天心

贈送大美人畫壹張
國馬克票百萬元
不多將來很有希望

目錄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一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二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三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四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五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六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七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八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九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十集	二角五分

海風時刻吹來，涼悠悠的；北窗外就是一個小小花園，有些假山，池子，花壇，草徑，「三竿兩竿之竹，一寸二寸之魚」這也還不錯。我們警察僕人把房間佈置好後，即出來會見許多那樣的辦事人，會計，庶務，工程，管學，學生，小學教師和主任一個年青而且活潑的怪子。他們問了許多南通及外面事情，我們也問他們那裏狀況，大家都覺得熱烈的。

那次我們去的目的甚多，田園實習，測量棉株；採集土壤，動植物標本；考察開墾法，耕種法；參觀農村市政，教育，自治；調查公司管理，營業報告，農民生活等。有的是正式功課，有的是校中委託我們辦理，有的是我們自己願意的。天有這許多事情，我們勢必要定一個時間表，於是乎勞碌得引，將校裏先生所開示四時辦事人所說明，三個人費了一晚上當一次臨時秘書處，總把功課配好。他的大致我還記得：早晨和傍晚，田園實習，測量棉株；上午出外採集各種標本，野外觀察，調查；下午整理和製造採集標本，書本上調查，對人訪問；晚間作報告，日記，整理調查錄，開三頭會議，預計明天應做事項如何分配。每天的娛樂，運動，休息，談話時間，除規定總共三點鐘以外，在某一段時間，只要事體完了，或有特別原因，終歸可以大樂而特樂的。除採集標本，田園工作，特別參觀，野外觀察，都是三個一齊出發外；其他如調查，訪問測量棉株，整理標本……等，多半分門或輪流擔任。以上為通常的日程，假使有其他事故或較遠較詳的考查，自當別論。假使出去有須人指導的地方，我們事前就選主任及其他辦事人一同去。我們因為環境新，所做的工作是自由的，合作的，有組織的，合乎科學的，所以覺得很高興。海濱的氣候，風景，空氣，誰也知道很舒服的。我們在那裏雖是夏天，然而樹木常蔭著，涼風常刮着，也就毫不覺熱，因為空氣好，又涼快

，又好看，所以我們時常往外跑，到海濱去探求大自然的秘密，領略海上的趣味。加以四處距海灘很近，只見二里多路，無論進進出出，每天終歸可以看見她的。我記得我初次到那裏的時候，我與那手就想去看看她。因為我雖是坐長江輪船進吳淞口到上海，從西湖北高峯看龍子門外，我總歸認那是江口一部分不是得海；縱然是她，也是隱隱約約看見，不甚分明。所以我很願意立在潮頭可以打濕腳板的地方，看真正廣大的海。在到第四天的第二天，我就盡力主張明天到海濱，我那兩位同伴有同樣的慾望，很表贊同。且主任也願意當我們的嚮導；我們四人就於第二天吃早飯後，一擁而出發。且先生是很健於行的，我們努力追趕追趕上。經過四處正好的東北幹路，周圍的視線都被青翠可愛，似城垣繞着的野堤遮了。所見僅好內裏良田良菜，樹木廬宅等。我們且走且談話，往來的佃戶看見也老遠就招呼，有時他佇立在一角田角，高聲叫他們把棉田裡的瓜苗趕快拔去，行道樹要好生保護。等到了橋，上正好東好間的界堤，眼界忽然開朗，非若蒼蒼，金湯起伏的海濱，從橫臥在海灘上，如龍樣的柳堤中透露出來。雄壯而且氣派的堤，第一次降臨，使人生都含有希望了。努力前進，健足的指導先生，也落我們後了。愈走愈近，愈現出如偉大的樣子。一直跑到海堤上，腳跟定了，默然無言的凝視半個鐘頭，心裡說不出的愉快。看了她，自顧我，把人們像岸自尊的樣兒，像營壘，像孤獨的觀念，一古老兒都不知消滅到什麼地方去了。哦！她是莊嚴，美麗，溫柔，偉大，虛若谷，迅若雷……不，——出神凝想了很久，密斯脫K纔叫：「老丁，跑倦不？站倦不？坐下來慢慢的品評吧。」一句話打斷我的思潮，回頭看他們已經坐在柳樹下一塊陰涼柔軟的草地上，正在聽主任先生講關於海的故事，及從前公

司和她角力爭鬥的情形。我也坐下而聽，一面看近處的景致。

小品六章

(六)白髮

郭沫若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這隔河山的姑娘啊，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
那回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剃了面，替我洗了髮，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這隔河山的姑娘啊，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慈心替我青春留住了。
一九二四，十月二十日，東京

回首

萍若

素姑娘的家搬來同我們一塊住着。我們北院的門都是向着天井開的，隔了天井便是她家，不過她家却祇有一間廚房的門是開在天井這面。我打從天井經過時，常是將兩道眼光望着那面，有時她也正在她的廚房裏給我望見。當然這際時她的臉上不會擦着脂粉了，小小的臉兒顯出紅潤的光澤，眼珠也還是和以前一樣活潑靈動的。她見了我注目望她，便要低下頭去，然而有時也笑了。我見了她竟覺了我的注望，有時也要低下頭來。
一個冬天的黃昏我散了學歸來，她正伏着在田坎邊洗新拔起來的蘿蔔。前額邊的一段淺髮給微風吹的紛披披的，兩隻手在水冷的水裏動盪着。

着，凍的像嫩紫枝頭一樣的紫紅。我行了腳，靜靜的望着她，很想問她說幾句話。但盡力思索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她並不抬起頭來看我，默默的洗她的蘿蔔。許久許久，我覺得有些悶悶了，看看她鼻尖上掉下一顆長圓的鼻涕，我說：「素姑娘，你冷麼？」
「不冷呀。」她細細的答我，仍是俯着頭。
「不冷麼，怎麼鼻涕會掉出來呢？」
「不冷呀。」他仰起頭來，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想說什麼，沒曾說出來，舉起手拭去了鼻涕。
「素姑娘，我給你洗洗罷……」我吃的說。
「不，冷的很呢。」也要洗完了。
我不便強着去拿過蘿蔔來，祇得慢慢的擱下書籍，踞在一旁玩泥彈丸。一會兒她的蘿蔔洗完了，我也站了起來。她一擦腰雙手扔下水去，我趕忙走近，兩手扶着她肩膀說：「我來你起來。」
「不。」但是她却一隻手拉着我站起來了。我幫着將蘿蔔檢進她的籃子裏邊。
「這個太重了，我給你提回去罷，你將書籍給我帶回來。」我說着，不等她承認，便將書籍搬在那裏，提着蘿蔔，大踏步回去了。
晚上大媽家的哥哥在大門邊拉着我說：「老四，九舅爺要將素姑娘給你做媳婦呢！」
「給你呢，」我紅着臉說。
「我不會給她提了蘿蔔回來，她也不會給我提書籍。」
哥哥說了，看着我祇笑。我俯了頭，不好意思，但是心裏覺得非常舒適。
到了舊曆的年終，學堂放了年假，除了早上和晚間父親在家裏，要督着我念書外；其餘的時間多是跑到素姑娘家去念書的時候，倘不是父親指定我念什麼地方，我便祇就我念的最熟的，讀着書調很好聽的幾處，回環的高誦。口中念着，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一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二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三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四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五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六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七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八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九集	二角五分
新大學入學試驗	第十集	二角五分

心裏便還想：「素姑娘嫌着我的聲音了麼？我這樣的念起來，她也覺得很好聽的吧。或者她的母親也要說我念的很好麼？」我去到她家裏，倘若祇她一個人，或者雖有她的小妹妹在一塊，我也祇默默的不說什麼，等着有什麼我可以幫助她做做的事；要是她母親在那裏，我便竭力思索出些話來，向他母親談說。觀着沒人注意我的一刻兒，就很快的看過一忽。有些時她是不曾察覺，有些時她也正抬起頭來看我，我倆視線相交着，她即微微的一笑。我不敢也笑，反裝出沒事似的，繼續我的談說。不過常要因此錯亂了話頭。她母親專心的做着她的工作，不及來發覺我的。

一天我向母親要了一小塊綢料出來。母親說：「要做繡子麼，就叫你姐姐給你做去罷。」我說：「我拿去請素姑姑娘做呢。」母親說：「別人事情多着呢，況且她也要給她的妹妹們做。」我一些不聽說，將材料送到素姑姑娘那裏。她給我做着繡子的時候，我便靜靜的站在她旁邊，不轉眼的看她一針一針的牽動。她母親笑說：「四老表要是個女孩子才會做針線呢！你看他這樣的專心看。」我聽着心裏非常安穩，知道她不會禁止我看素姑姑娘了。我嫌她給我做的太快，但我却十分的愛那繡子。上面用紅綫繡着一朵梅花，邊緣是青綠織成的狗牙齒，中間用白綫定上鴨毛頭。她做好了交給我，笑着說：「沒有你家姐姐做的好。」我不說什麼，也對她笑了笑。

新年的幾天，李院的孩子們聚在一處來踢毽子。因為我接的，踢的都比他們好，分人的時候，都要爭來和我一起。我說：「我祇要索姑娘和我一起。你們都到那頭去罷，我總會贏你們的！」他們不服氣，估着宜弟加進來，我還不承認，勸我說：「管他的，多一個人也好」。於是我們便開始踢起來。我一回不注意，將毽子踢上房頂去了。他們都快意似的說：「『踢下坡，狗去拖！』我們是不管的！」我正發法，魂生氣的說：「這就估

着人了！」很快的去到他家裏，搬了小竹梯出來。他們見着，又說：「我們是不給誰扶梯子的！」她越發生氣了：「要你們管呢！我會給他扶的。」我戰兢兢的上去，檢得了梯子，下到末兩梯，她說：「小心些，別踢了！」便將兩手張着接我，我扶着她的肩，一步跑了下來。

我們每天踢着梯子，漸漸的同伴們感到乏味了。有些時要我一個人去的要求他們。踢的時候也總是素姑娘和我一起，因為怕他們輸的太多又感到沒趣，我便故意讓他們幾次。但又顧着素姑娘也要因為輸了不高興，或者說我踢的壞，又祇得注意的踢。遇着素姑娘有事不能來，我便再不得提起踢梯子的話，同伴們來找着我，我也不去，直到他們說出：「沒有素姑娘便不踢梯子，什麼意思呢？」的話，我才迫着去，不過在場裡多是隨隨便便的輸給他們。於是他們拿住了我的短處，乘着素姑娘不能同來的時候偏來找我。我雖然知道他們的用意，但總沒心去競爭，祇有暗暗的惱恨他們，借了別的事恨恨的給他們報復。

住以前的新年，我是估著要到親戚處去的，曾經有過父親不讓我去的，我便哭起來的事。可這一年的我全然相反了，便是父親要我去我也不去，偶然一天因為應去的處所太多，估著我也走不了一處，我想着不去，但沒有反抗的理由，又恐怕我家二嫂要說我：「捨不得素姑娘所以不去」的話——她在沒人處常要拉着我說這類的话的，這纔強忍着走去，不過總是很早的回來。

快樂的新年很快的過去了，到了往年上學的時候，我心裏便憂愁起來，見了葉姑娘就一陣陣的難受，默默的默默的睜睜睜的定看燈，有了別人在一處我便死死的將眼光落到地上去，心裏潮湧着許多要說的話，但總不知說那一句，或者怎麼說的好。越是感到着急，越是不敢發洩出來，有些時祇得悄悄的跑去睡了。一天，我去見了她

非常慶幸旁邊有一個人同在。我向他很復的看著，心事曠曠的抽理要說的話，預備向她說出來。她偏著頭一些不轉動，彷彿故意不讓我看見她的面龐似的。我想：「你這樣討厭我麼！」眼眶裏便幾乎滾出淚來。幾次想離開她去，但雄勇勇氣竟然走開。她察覺了我要離開她的時候，微微的抬起頭來向我看看，我更不能走了。當我打攔了走的念頭，她的頭又重復俯了下去。最後我鼓了鼓勇氣，紅著臉，期期的向她說：

「素姑娘我要上學去了！」

我直直的注視著她，心裡怦怦的跳動，急切盼她給我的隨便什麼答覆，她仍祇微微的抬一抬頭，有意的無意的說：

『要上學了麼！』

我失望極了，覺得她對我太是冷淡，但總不會發生恨她的心，祇悶悶的隱忍着，紅着眼眶不敢讓眼淚落出來。她察覺了我的情景，頭更俯的深了。忽然我父親叫我的聲音從我家裏發出來，我強忍着離開，心裡無數竹籤刺着似的。這時她又微微抬起頭來，向我微微的一笑說：

『走了麼。』

我只合獨葬荒丘！

天下
心

寧靜小溪之邊，
徐步走向深陰之林，
林之深處是她的家，
細碎的月光下，
我看見滿地的小白花。

我看見滿地的小白花，
細碎的月光下，
我采了一朵送給她；
她的臉兒似與花爭嬌，
她兩眼含愁，覆我以微笑。

她兩眼含愁報我以微笑，
她的臉兒似與花爭嬌，
她的散髮如縷縷情絲把我繞，
她的心懷好比天高，
呀，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

呀，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
她的心懷好比天高，
我若得睡在那裏死了，
在我未死之前，
我將偷飲她處女之乳泉。

我熱儻飲她處女之乳泉，
在我未死之前，
牠的清香輕輕拍着我安眠；
香甜的睡眼中，
做着許多奇異的夢。

做着許多奇異的夢，
香甜的睡眠中，
最後夢見臨晚時候，
她駕着晚霞一去不歸，
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

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
她駕着晚霞一去不歸，
我夜夜都在獨自悲啼，忽有
哀哀叫着的孤雁橫空，
月明風靜的秋夜中。

月明風靜的秋夜中。
哀哀叫着一隻孤雁擴空，
一隻孤雁哀哀叫着
「死時候，呵，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十二，十七夜半，讀茵夢湖後。

現代評論

第四期
目錄

一涵，皓白，召亭，

小小日報出版預告

十四年一月九日出版售價一枚

鄧拙園啓事

不數今致與觀羽約書畫潘倭悉衣閭

晨報社叢書第六種

小說第二集

△一册五角
△寄費五分
郵票代洋五十八分